

記陳濟棠

馮永材

先烈鄧鏗得意門生

有「南天王」之稱的粵軍耆宿陳濟棠，獻身革命，首創兵工建設，在廣東辦理地方自治，獲得卓越的成就，使粵中同胞將他視為家長。民國十一年冬驅陳之役，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，留守廣東，清除匪患。十六年湯坑大捷逐走共軍葉挺、賀龍，兩次收平廣州暴動，使華南局勢轉危為安，十九年擊潰中共瑞金老巢進犯廣東的五萬餘共軍，以至三十九年保衛海南島之戰，在在都是受命艱危，真不愧為革命先烈粵軍創始人鄧鏗之得意門生，入室弟子。

民國十年十一年之間，中山先生在非常大總統任內，底定八桂，統一兩廣。十一年二月三日下午令北伐，討伐北洋軍閥，以李烈鈞一軍攻江西，許崇智一軍入湖南。命陸軍總長、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留守廣州，負責接濟餉械。然而，陳炯明却早已被北洋直系軍閥吳佩孚所收買，陰謀牽制阻擾北伐雄師。當時中山先生所可恃的，唯有堅貞卓勵，剛正不阿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，字仲元。

鄧鏗是廣東惠陽人，當年三十八歲，廣州將弁學堂步兵科第三期畢業，早年獻身革命，效忠中山先生，參加過庚戌（一九一〇）廣州新軍起義，和辛亥（一九一一）三二九黃花岡之役。武昌首義後廣州光復，出任廣東都督府陸軍司長，他曾和陳炯明並肩作戰，攻克惠陽。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，鄧鏗便以參謀長兼統第一師，自是民初粵軍中的第二號人物。

民國九年粵軍自閩回粵，十年四月，中山先生由國會參眾兩院非常會議推舉為非常大總統，在廣州觀音山設立總統府。陳炯明便因為地盤主義作祟，提倡聯省自治，想在廣東割據自雄，對中山先生的開府大計多方阻撓。他手下的洪兆麟、葉舉等部，且有軍心不穩的消息傳出。那時候，就靠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、第一師師長鄧鏗維持彈壓，遏止了陳炯明的陰謀蠢動，中山先生方能順利開府廣州，平八桂，舉義幟，磨師北伐。可是，當許崇智的粵軍第二軍攻向湖南，陳炯明的心頭刺、眼中釘，就只剩下鄧鏗一位了。

鄧鏗一向嚴明軍紀，執法如山，陳炯明的族人戚友、心腹黨羽，往往利用陳炯明的權勢，鑽營肥缺，走私販毒，只要有利可圖，什麼貪贓枉法的歹事都幹得出來。這些事情，若不犯在鄧鏗手裏便罷，倘若給他逮到，必定破除情面，依法懲治。陳炯明手下有一名團長陳修爵，走私數十萬元，被鄧鏗查獲以後，私貨充公，走私犯從重科刑，連陳炯明都不敢去向鄧鏗求情。粵軍總司令部的一名暗探長黃福芝，串通陳炯明兄弟，販運鴉片所值不下百萬，在伶仃洋被鹽務緝私艦截獲，黃福芝畏罪逃往香港，陳炯明鑒於私人損失太大，老起臉皮出面緩頰，又被鄧鏗所峻拒，於是陳炯明和他手下對鄧鏗結怨越來越深。曾有一次，陳炯明的族人賄買鄧鏗的僕役，在鄧鏗的食物中下毒。幸虧這位僕役忠心耿耿，立即舉發，一代名將方始倖免於難。

鄧鏗遇刺始末因由

十一年三月二十日，鄧鏗和民黨同志總統府秘書長謝持赴香港接朋友，二十一日鄧鏗獨自一人從香港回廣州。下午七時，薄暮黃昏時分，他步出廣九鐵路廣州大沙頭車站，突有暴徒衝向前來，瞄準鄧鏗舉槍便射，現場秩序一片大亂，鄧鏗連中二彈，一彈掠過腹部，僅受輕傷，一彈貫穿胃部而出。鄧鏗當時心中明白凶手來自

何處？自己的傷勢勢將不治，因此他立命司機駛往廣東省政府，鄧鏗要死在幕後主凶陳炯明的跟前，並且跟他交代後事。他當着陳炯明的面，向他家人部屬說出了他的最後遺言：

「我的才學比朱執信同志差得遠，朱同志尚且先我而死，我死又算得了什麼？何況我身為革命黨，平日早就決心犧牲拼命，你們用不着過於悲傷。天下不能容好人，唯有付之嘆息而已。」

陳炯明在一旁猶仍惺惺作態，他親自送鄧鏗到韜美醫院急救，延至二十三日凌晨五時，終告不治逝世。鄧鏗遇刺罹難的噩耗，傳到北伐軍大本營所在地——廣西桂林。大本營的首要，中山先生、今總統 蔣公、胡漢民和許崇智都情不自禁相對痛哭。中山先生尤極淒愴，他致電陳炯明說：

「仲元遂以創死，傷哉！平日忠於國事，勇於奮鬥，前途之望，正復無量！壯年遽殞，不止粵中惜此人才也！」

鄧鏗之死，直接影響 中山先生中止北伐，督師回粵。那是因為陳炯明陰謀割據，宰制一方的障礙業已排除。鄧鏗既逝，他越發肆無忌憚，叛迹日益彰明昭著。唆使湖南阻撓北伐軍假道，派馬育航赴浙勾結浙督盧永祥，代他發表談話，否認他贊成北伐。大本營認為陳炯明之舉動足以搖北伐軍的根本，因此變更計劃，回師廣東，然後方在四月底改道北上。當六月十六日 中山先生的北伐軍都攻克了江西贛州，陳炯明突然發動叛變，北伐各軍紛紛回師戡亂，陳炯明的奸賊面目，一舉暴露無遺。

廣東省政府政務廳長、民黨老同志古應芬，在鄧鏗遇刺後派同志夏惠民赴港秘密調查。果然查出來了主謀暗殺者是陳炯明的堂弟陳達生，他指使黃福芝賄買凶手到廣州行刺。同時，根據鄧鏗赴港的經過加以研判，連陳炯明也脫不了關係。因為三月二十日鄧鏗、謝持二人相偕自廣州啓程，廣州方面只有陳炯明和他的左右心腹

曉得這一件事。當鄧鏗臨動身前，陳炯明還破例的親自送他下樓，執禮之恭爲向所未有，分明是陳炯明要下多年同志的毒手，因而有所神明內疚。不過，當夏重民密報香港政府，要求緝凶，其結果仍還是由陳炯明暗中袒護，一樁暗殺案終於不了了之。

鄧鏗是一位標準革命軍人，他治軍嚴肅，却又平易近人。胡漢民悼鄧仲元詩中有兩句：「今名將也皆裨佐，小學生歟此性情」，前句是說他孕育人才之富，與拔識後進之勤。後一句則形容他風度瀟灑，態度和易。所謂「小學生」係指鄧鏗是廣東陸小第三期出身。光緒末年清廷在全國各省各設陸軍小學一所，赴考者不但年齡要在二十歲以上，甚至秀才，舉人比比皆是，程度是相當高的，和現在的國小生不能一概而論。

粵軍一師名將雲集

粵軍第一師下轄四個團，除陳爵修一團親陳炯明之外，其餘三個團的官兵弁目，往後多的是粵軍名將，國民黨革命武力的中堅份子。諸如李濟琛、陳可鈺、陳銘樞、陳濟棠、張發奎、薛岳、繆培南、羅梓材、張浩東、陳策，還有「一二八」淞滬之役名噪中外的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，以及余漢謀、李漢魂、鄧龍光、葉肇、歐陽駒等等。他們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，有人和陳炯明虛與委蛇，冀求保全實力，在中山先生一聲號召時相繼反正，捲土重來。有人乾脆脫離粵軍，譬如陳銘樞即曾一度逃禪入山，表示決絕。

在這許多位廣東名將中，嶄露頭角，脫穎而出，獲得機會首爲革命大業建立殊勳的，當推廣東防城人陳濟棠。

陳炯明叛變後，首先命魏邦平所部的兩個師，切斷粵桂交通，繼以謝文炳的一個旅扼守湘粵邊境。第一師

師長則派梁鴻楷繼任，梁鴻楷受了陳炯明的誘惑，率部歸附，可是第一師的將士却是梁鴻楷所帶不動的，他們始終效忠。中山先生，所以民國十一年，中山先生討伐陳炯明，重克廣州，第一師全體立起響應，建立很大的功勞。而這個第一師也就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前身，北伐之役，力克武漢，揚威華中，乃有「鋼軍」的稱譽。

民國十一年冬，陳濟棠仍在粵軍第一師當營長，駐防粵桂交通孔道梧州。十一年十月十八日，中山先生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，蔣公為參謀長，積極策劃自福州規復廣東。二十六日以鄒魯為駐港特派員，鄒澤如為理財員。三十一日鄒魯和李文範自滬抵港，滯留廣西境內的滇桂軍將領楊希閔、劉震寰、蔣光亮、劉玉山等迅即派遣代表來港接洽，鄒魯並派代表范其務潛往訪晤劉震寰，那劉震寰劈頭就問：

「鄒先生是否有孫大總統賦予的全權？」

范其務的回答是——

「大總統派鄒先生當特派員，當然賦予全權。」

那位桂軍第一師師長劉震寰，當下就連連點頭的說：

「這樣很好，只是餉械怎麼辦？」

范其務回答他道：

「餉項可以酌予接濟若干。問題在於軍械，還得請你們自己設法。」

劉震寰痛快了當的答道：

「這就可以了。請你回去和鄒先生說。既然大總統賦與鄒先生全權，今後我只對鄒先生負責，不管誰來，

我都拒絕表示意見。廣州陳炯明那邊，我還得去騙他些軍械，然後才够應用，請鄒先生絕對的信任我。」

討陳之役開路先鋒

滯留廣西的滇軍，計有兩部，一是朱培德所部的中央直轄滇軍部隊，一是故雲南都督顧品珍所派隨同中山先生北伐的滇軍楊希閔、范石生、楊如軒、楊池生、蔣光亮五個旅。十二月初，鄒魯用中山先生的名義，委任楊希閔爲滇軍總司令。六日，楊希閔在廣西濠江白馬廟宣誓就職，同日和中山先生委派的桂東總司令劉震寰、中央直屬滇軍總司令朱培德舉行會議，決定十二月十日發動討伐陳炯明，大舉入粵，並且釐訂了下列的作戰計劃：

- 一、以政學系岑春煊派來支援的沈鴻英兩個旅，担任攻擊府河東一帶。
 - 二、滇軍全部，担任由大河北岸，經人和直攻梧州。
 - 三、劉震寰的桂軍由大河南岸，驅逐藤縣一帶之敵，直取都城。
- 三路進兵計劃既定，粵軍方面，首當其衝的便是守梧州的陳濟棠。在他之後，還有和他志同道合，聲息相通的粵軍將校鄧演達、呂春榮、卓仁機和莫雄。只要他們四位陣前反正，敞開大門，桂滇聯軍即可順利東向，一路無阻的打到陳炯明的老巢廣州去。

果然，當鄒魯另派代表潛入梧州，跟陳濟棠一說，陳濟棠不但眉飛色舞，滿口答應，深喜自此得以重投革命陣營，他並且願意代爲聯絡西江沿岸的粵軍將校，及時樹起討賊大纛。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晨，中山先生討陳之役揭幕，陳濟棠一馬當先，首揭義旗，他在封川江口豆腐坑首義，領着劉震寰、楊希閔的桂滇聯軍，兵

不血刃，攻克西江第一險要梧州城。然後，仍還是由他當先鋒打前陣，沿江東下，呂春榮、鄧演達、卓仁機、莫雄，相率投向討賊軍的行列。陳炯明的粵軍第一、第三、第四各師主力，又由於陳濟棠等的暗中聯絡，在封川下游紛紛內應。又復兵分二路，二路勢如破竹，順着西江東西兩岸夾擊陳炯明的叛軍。十二月十九日，許崇智和蔣公統率的東路討賊軍三路會師，攻克泉州，即日啓程回粵。使安坐廣州城裏的陳炯明，晴天霹靂般，陷於兩面作戰的困境。

陳濟棠等粵軍將校，爲滇桂聯軍充任先鋒，沿途號召同袍部屬羣起響應。肇慶、都城、六步，不戰而克。十日，陳炯明的親信羅紹雄，集中精銳，死守三水，企圖作最後的抵抗。然而，陳濟棠奮勇衝刺，粵將陸蘭清應邀歸降，引導討賊軍從下鳳山渡河，將羅紹雄部完全繳械。十五日，陳炯明只好在廣州通電下野，倉皇逃往惠州。十六日粵滇桂聯軍光復廣州省城，電請中山先生返粵復任大元帥。同時次第底定西江南路，革命根據地因而奠立基礎，這才有往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，黃埔建校，以至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。討逆之役的開路先鋒陳濟棠，也因而聲名大噪，由營長洊升團長、旅長、師長、軍長，蔚成粵軍方面大將。

陳濟棠，字伯南，祖陳炳傳，父陳金益，母鄧氏，家中世代務農。六歲啓蒙，相當用功。八歲時他的母親病逝，有一段時期，他顯得沉默寡言，哀慟逾恆，往往在大門口一坐，一語不發，默默思念他已逝的母親，兩年後，父親又病，他每天都到廟裏去祈求神靈庇佑，一直到他父親病癒爲止。在家中，他勇於任事，從不偷懶，因而獲得他哥哥嫂嫂的喜愛。十六歲他應考鄉課，得了個第三名，親友鄉里都說陳家這個孩子長大了！一定有出息。

清末國勢岌岌，革命浪潮風起雲湧。陳濟棠也跟當時的智識青年一般，由於清廷廢科舉，興學堂，從而激

起投筆從戎的壯志雄心。十八歲他從家鄉防城到廣州，投考設在黃埔的廣東陸軍小學堂，當時正值鄧鏗在該校任教，陳濟棠從而成爲鄧鏗的入室弟子，並且由於他的推介，參加了中國同盟會。

一路順風洊陞師長

民國四年，袁世凱洪憲稱帝，廣東督軍龍濟光受封爲親王，甘作袁記爪牙，戕害民黨。陳濟棠深覺龍賊不除，廣東卽無可爲。他和一位同志丁守中約好，密謀行刺龍濟光。不幸事機敗露，這兩位少年同志在廣州存身不住，雙雙逃走。

護國軍興，岑春煊在肇慶成立都司令部，陳濟棠前往投效，成爲護國軍的一員將校。他曾奉令率隊進駐陽江剿匪，匪患救平以後，他便指揮所部官兵，修道路，興建築，爲當地民衆交口讚揚，第二年上半年，陳濟棠以勞績升任營長，這一件事，曾經給予他頗大的鼓勵，從此不但使他蔚爲兵工建設專家，而且促成他每次主政，必以建設爲先，作施政方針。例如他在廣州大興建設三年有成，便使廣州市民深爲感念。

民國九年那一次的粵軍自閩回粵，陳濟棠曾在西江蓮塘徑堵擊潰兵，大有斬獲，使西江一帶歸於平靖。他的老師鄧鏗時任粵軍第一師師長，鄧鏗一向注重將士教育，他在第一師設立了軍官教育班、憲兵訓練所和學兵營，還創辦了一份軍事週刊。鄧鏗認爲陳濟棠文武兼資，不失爲訓練幹部的得力人才，昇他以隨營教育的重任，同時佐理營務。所以陳濟棠在粵軍之中和各級將校弁目都很熟悉，人事關係最好，這也形成了他的一大資本。民國十一年粵滇桂聯軍討陳之役，他以區區一名營長，而能一聲號召，使袍澤爭相投效，自梧州以至廣州，幾如風行草偃，長驅直入，起了那麼大的作用，辦理隨營教育多年，門生故吏遍於軍中，未始不是重大因素之一。

討陳之役大獲全勝，中山先生重蒞廣州，就任陸海軍大元帥，陳濟棠在討陳一役中勞苦功高，屢建奇勳，他很快的由營長升團長，團長升旅長。鄧鏗所部的粵軍第一師擴充爲中央直轄第四軍，允稱中山先生麾下之精銳之旅。中央直轄第四軍總司令由原師長梁鴻楷升允，下轄三師兩個獨立旅。第一師師長李濟琛，第一旅旅長卓仁機，第二旅旅長便是陳濟棠。到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北上，黃埔黨軍建立，驕兵悍將滇桂二軍被一舉肅清。湘軍宋鶴庚、吳劍學、謝國光率部回湖南，豫軍樊鍾秀孤軍北上，其他經不起考驗的雜牌部隊更是風流雲散。國民政府初期，孫大元帥時期十八個軍，無數獨立師旅縱隊團營的部隊，方才編組爲下列的五個軍：

第一軍軍長 蔣中正 黃埔黨軍暨東路軍之一部組成

第二軍軍長 譚延闓 下轄張輝瓚、戴岳、譚道源、陳嘉祐四個師

第三軍軍長 朱培德 原中央直轄滇軍，及所吸收之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滇軍

第四軍軍長 李濟琛

第一師師長 陳濟棠

第二師師長 周子貞

第三師師長 鄭潤琦

第五軍軍長 李福林

第六軍軍長 程潛 下轄吳鐵城的第一路一個師，山陝軍路孝忱、豫軍、贛軍各一部，以及程潛的援鄂

軍合組而成。

民國十五年，陳濟棠榮任師長了，今總統 蔣公誓師北伐，鑒於廣東南路匪患正熾，蔣公任李濟琛爲總參謀長，坐鎮廣州。留第四軍第十一師陳濟棠部馳赴徐聞、茂名、陽江、陽春各縣剿匪，安定後方。第四軍第十四師師長改爲張發奎，第十五師師長改任陳銘樞，這兩支部隊都得負責攻堅摧銳，與北洋軍閥勁旅正面交綏。國民革命軍在上述六個軍之外，民國十五年春，又有李宗仁、黃紹竑率廣西部隊來歸，編爲第七軍。十五年夏，湘軍第四師師長唐生智歸降，蔣公授予第八軍的番號，以唐生智爲軍長兼前敵總指揮。

湯坑一戰名揚四海

當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雄師業已採取三三制，一軍三師，一師三團，一團三營，一營三連，一連三排，一排三班，一班士兵十四人（除第七軍以旅爲單位例外）。但是第四軍先已一剖爲二，兩個師參加北伐，一個師留守後方。兩支部隊分別就地發展，因而形成了「鋼軍」第四軍的「三包案」。陳濟棠的第十一師擴充爲三個師，張發奎的十四師擴充爲四個師，這兩支部隊都沿用第四軍的番號，陳濟棠和繆培南並爲第四軍軍長。陳銘樞的十五師更擴充到五個師之多，先稱第四軍，其後改稱第十一軍。

民國十六年三月，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，國民政府定鼎南京。陳濟棠曾奉命赴蘇俄考察，爲期八個月。以他的冷眼旁觀，深入觀察，使他很明確的獲致一項結論：蘇俄斷乎不會輕易放棄侵華野心。他們所謂的「平等互惠，互助合作」，一概都是陰謀詭計，欺騙手段。陳濟棠看出蘇俄的一切措施都具有險毒狡猾的侵略目的，因此，他在回國後會毫不容情的予以全盤揭發。從此以後，陳濟棠成爲一員反共健將。

陳濟棠的堅定反共立場，迅即發生莫大的作用。十六年九月十一日，共軍賀龍、葉挺兩部竄抵福建汀州，

打着「中國國民革命軍閩南救黨軍事委員會」的偽旗號，到處強迫徵捐，形同打家劫舍，閩粵兩省當局派兵合剿。十二日共軍竄抵韓江上游，十三日汪兆銘自認「對於共產黨防制過遲」，自動下野，並願聽候處分。十八日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又開到韶關，他自己去了香港，以黃琪翔代理總指揮，命繆培南爲前部，直下廣州。李濟琛則派員赴港歡迎張發奎赴省主持軍政。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北伐基地廣東瀰漫火藥氣味，賀龍、葉挺的共軍，正向廣東進發之中。廣東赤化，就要看有那些位粵軍名將，奮袂而起，力挽狂瀾了。

二十五日，局勢格外嚴重，賀龍、葉挺所部業已進抵汕頭。共黨首要如高語罕、譚平山、鄧演達、周恩來等人，自四面八方齊向汕頭集中。他們發表宣言，實行聯俄聯共，擁護「農工三大政策」，將盤踞地區的各機關、農會、工會盡行封閉，很顯然的，中共將以廣東爲其巢穴，煽惑民衆，掀起全面叛亂。

廣州方面，負責留守的北伐軍總參謀長李濟琛，和他的靈魂人物，第十五軍軍長、廣西省主席黃紹竑，立即號召各部，分頭夾擊，決心摧毀中共在廣東所建立的基地。黃紹竑攻抵梅縣，陳濟棠、黃旭初、薛岳、徐景棠各部兼程疾進。三十日粵桂聯軍跟賀龍、葉挺打了一場硬仗，結果是共軍大敗虧輸，繳械一千有餘，賀葉向西南潰退，企圖與海豐、陸豐的農軍相結合。另一方面，粵軍一舉獲勝，却使反共人士聲勢大振，李濟琛十月一日在廣州成立第八路總指揮部，出任總指揮。三日，陳濟棠麾師首先攻克汕頭，潮梅警備司令王俊邁返汕頭復任。共軍殘部竄入閩邊，新任十一軍軍長蔣光鼐，迅即率領蔡廷鍇的一個師，搶先一步進入閩境加以堵截。共黨妄圖在粵境立足的陰謀被澈底粉碎，這確實是危疑震撼聲中關係綦鉅的一次戰役。最激烈的一戰是豐順湯坑，陳濟棠率部三個師與共軍主力遭遇，共軍固守山頭，抵死不退，雙方死傷都很慘重。陳濟棠發動了前仆後繼的凌厲攻勢，山上山下同樣的是屍骸狼藉。戰局僵持到了夜晚，陳濟棠還在下令輪流更番，挑燈夜戰，尤其

聲言倘不克敵決不收隊，因此第四軍將士人人抱定必死的決心，目不交睫的鏖戰兩晝夜，終將頑敵擊潰，共軍繳械投降的多達數千。賀龍、葉挺的部隊在這一仗裏幾於傷殆殆盡，陳濟棠方克一路無阻下汕頭，廣東大局亦賴以轉危爲安。湯坑這個小地方，從此也大大的出名了。

廣州事變提兵平亂

由於湯坑一戰擊潰共軍，使陳濟棠成了粵東民衆的救星。李濟琛在共軍退出粵境以後，把廣東全省分劃爲四個區，每區各設綏靖委員一員，負責節制全區軍政事宜。陳濟棠奉派主持廣東西區軍政。他這一區更有另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務，作三民主義之示範地域。陳濟棠曉得他肩膀上的責任有多麼重，因爲三民主義示範搞不好，共產邪說勢將乘虛而入。這還是陳濟棠破題兒第一遭辦理行政工作，他廢寢忘食，日夜籌劃，先自推行地方自治着手。然後運用軍工和地方民衆的力量，關道路，辦學校，興水利，清戶籍，居然辦得頭頭是道，成績斐然，由而也增進了他從政的信心。

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由黃琪翔代爲指揮，九月二十二日起開進廣州城後，又使廣州局勢陷於阨隘不安。在不到一個月以內連續兩次掀起廣州事變，使五羊城裏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，繁華市廛化作一片瓦礫，數千青年男女慘遭屠戮，共黨甚且一度竊據廣州。倘若沒有陳濟棠等這些位堅決反共的將領奮力死戰，犁庭掃穴，後果的嚴重尤將難以想像。第一次廣州事變發生在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，係由第二方面軍黃琪翔所發動，黃琪翔派兵圍攻李濟琛的第八路軍總指揮部、第七軍駐粵辦事處，新編第四軍軍部，暨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等機關，將第七軍駐粵部隊的武裝予以解除，並且圍搜李濟琛、陳濟棠和黃紹竑的住宅。黃紹竑機警，穿房越屋逃出重

圍，始得倖免。這一場軒然大波，其後乃由黃琪翔的老上司陳可鈺出面調解，條件是第二方面軍移駐潮汕。

第二方面軍已在欣欣然的準備開拔，到汕頭一帶去駐防，廣東內戰打不起來了。廣東民眾正在額手稱慶，以為逃過了一場天外飛來的橫禍。殊不料，十月二十八日，慣於掀風作浪的汪兆銘返粵，於是羊城終告難逃一場大難。

因為第一次廣州事變導致陳濟棠、黃紹竑，粵軍第十三師師長徐景唐，和黃琪翔所代統的第二方面軍嚴陣以待，磨拳擦掌。雙方大軍相繼開到外縣，廣州城裏只留下第二方面軍的一個教導團，其中多半是共黨份子，共黨自以為有機可乘，陰謀策劃暴動。蘇俄駐粵領事館是暴動的指揮中心，指揮者為共黨第三國際代表紐曼（Heinz Neumann），和艾斯勒（Gerhart Eisler）。他們所選擇的時機是汪兆銘和廣東當局雙方相互攻訐，爭執不下之際。汪兆銘一系人物力稱黃琪翔發動廣州第一次事變與共黨「無關」，堅主撤銷懲辦，乃至討伐黃氏。

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四時，廣州第二次事變在極端緊張恐怖之中爆發。高舉中共及「共產主義青年團」偽幟的暴徒二千餘人，分為五路攻佔公安局。收繳全市警察槍械，佔領交通電信機關，沿途恣意燒殺擄掠，頓使廣州鬧區付諸一炬，國民黨員，粵桂官兵和無辜民衆，橫屍街頭的達二千餘人之多。

共黨一舉竊據廣州，宣佈組織「蘇維埃政府」，蘇兆徵任偽主席，以張大雷暫代，惲代英為偽秘書長。從當天起所散發的「政綱」、傳單及標語，充份顯示廣州二次事變共黨完全做倣蘇俄的「十月革命」，這是中共首次打起偽幟公然叛亂。連一度為共黨包圍，誤入歧途的左傾份子也為之大吃一驚了。廣東將領在面臨劇變以後重新攜手團結，羣集廣州河南李福林的第五軍軍部舉行會議，黃琪翔追悔往昔相共之非，廣州省垣以外粵軍

雲集，以巨獅搏兔之勢向共黨展開反攻。經過一場激烈的巷戰，十三日下午四時即將廣州克服，張太雷被擊斃，蘇俄駐粵副領事哈昔斯（Abram Isakovich Hassis）直接參加叛亂而被逮捕處決。

廣州二次事變後，舉世輿論憤慨已極，全國同胞一致要求肅清共黨，對俄絕交，通緝容共祖共之汪兆銘，討伐「縱容共產黨以釀成此次劇變者」黃琪翔。這些全民一致的要求往後都逐漸實現。廣東收平共黨叛亂促進了全國同胞對共黨真面目的認識。此一貢獻，不可磨滅的，而陳濟棠正是當年反共將領的中堅。

一手築海珠大橋

民國十九年，陳濟棠陞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，二十一年奉派兼任江西剿匪南路總司令。時值中共瑞金老巢五六萬眾傾巢而去，猛撲南雄，陳濟棠率部馳援，大敗共軍，一舉殲敵三萬餘人。南雄戰場遺屍纍纍，大都是被中共煽惑裹脅的無知貧民，由這一次大捷對陳濟棠有所啓示：哀民無辜，鋌而走險。共產黨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。因此他一再發表經濟剿共，政治剿共的主張，和蔣委員長「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」的剿赤戰略不謀而合，陳濟棠認為澄清吏治，安定民生為剿赤的當前要務，他開始朝着這個方向努力。

陳濟棠自民國十九年起，兼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，他在廣東大興建設，同時也很認真的辦理地方自治，把廣東全省各地的民意機構，很迅速的組織起來。此外如健全保甲制度，創辦合作事業。總凡他在廣東主政三年期間，他開闢了黃埔商埠，設立了韶關飛機製造廠，和黃埔船廠，築成了海珠鐵橋，創設了中山大學，舉辦勞工宿舍與育嬰院。經濟建設方面尤其一連串的興建起糖廠、土敏土廠、硫磺廠、肥料廠、造紙廠、梳打廠、酒精廠、兵工廠、棉毛絲麻各種織製廠。一切建設，都秉承着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的指示。他在

這三年裏的成就，不但提高了廣東民衆的生活水準，尤且使廣東成爲一個欣欣向榮，富足繁榮的省份。抗戰以前廣東所呈現的小康局面，迄至時今，猶爲許多人所深深懷念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抗戰爆發，陳濟棠正在歐洲考察，聞訊立即啓程返國，共赴國難。起先，他入贊中樞，多所策畫。民國二十八年出任國民政府委員，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、戰略委員會委員。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，行政院國務會議議決，設立農林部，以陳濟棠爲第一任部長。時值全民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，大後方糧食不足，物資普遍匱乏，新成立的農林部確屬職責艱鉅，任重道遠。陳濟棠剛就職，便遇上河南災歉，大批豫胞扶老攜幼的西向就食，問題相當的嚴重，幸虧這位軍人政治家，使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在陝西、甘肅兩省，一舉增設四個墾荒區，收容了兩萬餘名災胞，讓他們在獲得適時救濟以外，又有了安身立命的新家園。

受命艱危 防衛海南

陳濟棠膝下有十位公子，七位女公子，他的夫人因爲有病住在香港就醫。民國三十年多，他抽空赴港探望他的夫人，很不幸的闖上了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迅即被日軍攻陷。兵荒馬亂之中，陳濟棠一時無法逃出。國內朝野人士都很替他担心，認爲他以中樞大員的身份陷於敵手，必定凶多吉少。但是陳濟棠却慨然的說：不論環境如何險惡，我本着義不可辱的宗旨，寧死也要逃離虎口。他在身畔暗藏毒藥，準備必要時仰藥自盡殉國。然後，換上匍單幫小販的衣服，選了一名隨從，伴他貪夜逃離日軍的嚴密封鎖。途中，他還告誡他的隨從說：

「萬一情況緊急，你切莫顧我，趕緊自己逃去。」

憑着熟悉地形，機智沉着，陳濟棠通過了重重關卡，在日軍、漢奸、土匪之間遠來遶去，居然被他逃到了西江。由西江轉赴茂名，輾轉抵達陪都重慶，和親友部屬重相見，陳濟棠恍有再世爲人的感覺。

一任農林部長，做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。中央派他出任兩廣宣慰使，遍歷桂粵兩省，宣慰軍民，撫輯流亡。同時也爲兩省戰後施政，釐訂了方針大計。

民國三十九年初，共黨播亂，蔓延全國，大陸形勢迅速惡化。陳濟棠受命於艱危之際，出任海南行政長官，兼警備總司令。他竭盡一切，任勞任怨，曾以最大的努力保全這一處重要的南海戰略基地。視事伊始，便集中全力，圍剿島上的土共馮白駒。眼見馮白駒即將被圍聚殲，共酋林彪不計一切代價，從三月六日起，日夜不斷利用小帆船，將雷州半島上的共軍源源運往海南島，向島內滲透。陳濟棠指揮海陸空三軍，以立體作戰的方式，肆應共軍日以繼夜的騷擾。

三月七日，海陸協同，擊潰了林彪所派的第一支共軍，五百名共軍傷亡大半，帆船多半被擊沉。十三日共軍五百名再度來犯田陂港，被我永寧艦擊沉九艘帆船，擊斃共軍二百餘，俘獲數十。二十七日兩千共軍偷襲馬袅港，陳濟棠指揮陸海空軍協力作戰，卒使二千共軍無一生還。三十一日又有三千共軍來犯，亦復是幾於全軍盡墨。至此，海南島捷報頻傳，帶給全國同胞一片歡欣鼓舞，而且，林彪的登陸搶灘企圖慘遭失敗，全盤破滅，共軍付出了擱我海南島的重大代價。

迭次渡海作戰，共軍損兵折將。匪酋林彪迫不得已改絃易轍，他在雷州半島西南配置重砲，企圖控制海峽，阻擾我海軍艦艇活動。四月十六日，林彪集結共軍四萬餘名，分乘大小機帆船四百餘艘，向海南島展開大規模的攻勢。我海軍艦艇嚴陣以待。下午七時起我艦首先發砲轟擊，一夕之間，被擊沉的共軍船隻多達兩百有餘。

。十八日下午六時，復有匪船一百三十餘艘自雷州半島揚帆駛出，被我海軍擊退。不過，一連兩次登陸，共軍拚死鑽隙而進，林彪不惜使用人海戰術，終與馮白駒部土共相會合。二十日驟迫海口，局勢突然逆轉。二十三日我軍將已報廢之艦艇三艘拆卸機件，沉於港口加以堵塞。陳濟棠守海南島的各部隊，方始循序安全轉進。

海南島之戰持續將近兩個月，我軍以寡敵衆，賴將士用命，陸海空協同，竟能大捷小捷連續十次，殲滅共軍無算，使共酋林彪亦爲之膽寒。

陳濟棠率部轉進來台後，出任總統府資政，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。他卜居北投，生活過得非常之悠閒舒適。但是他却不甘投閒置散，無官一身輕之後，很想完成他多年的願望，辦一所理想的私立中學。正如他民國二十三年主政廣東時，爲紀念 中山先生所創辦的那所德明中學一樣。（編者謹按：孫中山先生名文，幼名德明，字帝象。他的長兄名德彰。）德明中學在香港不但歷史悠久，而且規模宏大，曾經造就了不少的人才。

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早晨，陳濟棠親自到鄉間去勘定台北德明中學的校舍用地。驀的，腦血管栓塞症發作，他猝然倒地，從人連忙把他昇送到附近的民家，到時發現他已逝世，享年六十五歲。陳濟棠奔走國民革命，自民前二年參加同盟會起，歷時四十五年。抗戰時晉陞陸軍一級上將，從政領軍，南北征戰，堪稱式輸忠盡，益懋勳華。在人才層出不窮的粵軍將領中，陳繼棠亦不失爲一位佼佼者。他一生盡瘁國事，所服膺的領袖唯有 中山先生和 介石先生，在他的遺詩中，曾有一首「國事」七言絕句，詩云：

大廈支憑兩柱功，乾旋坤轉兆興中；救民 國父千秋在，抗日功崇一 蔣公。